尤菴集 三十三

壹

共六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三

書

寄孫疇錫 戊申十二月

不見已久戀思深矣昨見李亨稷知汝移就明禮洞須以做業爲第一而先顧洞名持身發言絶去惰慢可也

又 庚戌九月

近日無恙否得失何居相戀日甚奈何奈何吾歷險履險而老矣亦無增益之望只資前頭之憂孽而已汝之處身亦將陂矣須十分愼哉也

又 庚申

汝等發後雨勢尤甚恨不且挽得見常山書知汝等艱關之狀其能及期達却耶日夕憂念殆於欲老也汝等須於言行隨處照管且與諸輩勿爲戲謔以損威儀至祝至祝聞逆獄復起驚愕無已此時更須十分愼言也吾家不比他家也

又兼示晦孫　辛酉九月

連見書喜皆無恙也科塲汔可休矣韓文公所謂僥倖萬一者豈汝等之謂耶吾獨當酬酢極有難堪者然隨分支遣耳最是以吾作書謂朴吏郎爲敎臣子孫之故朴郎至於病遞云者此不是小事而汝輩書一不相及何也謂吾作書於何人耶兵判見僉正謂

朴之一家人見渠而云其書親見之勢將於文字上
上達而仍自劾矣身在閑地猶不免此撓極歎極歎
汝謂往見兵判之胤問之如何遙執朝權之罪復不
得免矣奈何奈何

又壬戌四月

自東華傳來書再昨得見矣汝之趨舍元不欲其黽
勉矣數年來取困不小殊可咨也從此改轍亦能用
其勇之一端也昨受　恩賜食物欲於來十六日祭
亥具薦時祀仍會族黨汝可趁此來會也

又壬戌七月

見答知安何慰如之吾只如前日耳汝父再辭得免

可喜可幸此中連懷之釁已啓令人疾首惟善山妄作不但誤事而自誤竟被重駁極歎極歎且二炳昨自京來言京裏風變以爲　宗社泮恐脫大木無餘云曷任骨驚如此而時人懷燕安之毒奈何奈何吾意汝之赴舉亦宜且休矣如何如何吾欲於秋夕後還入盖厭連懷之紛紛也只炳病將不久不忍捨而去也

又 兼示淳晦　癸亥九月

疇行後屢有書皆免浮沈否趙生疏本訖未得見而流傳多可怕豈料其衝口如此耶可歎第其先法如此亦没奈何

又 癸亥十月

去歲汝不赴會試吾心之喜甚於赴而得中今若不動心於得失則尤善尤善自料大科亦無利市則亦不如不赴之洒落也

又癸亥十一月

行到險川與景和連枕說話頗失鞍轡之憊雞初得承左揆所示　聖候從此浩然前去耳名之所在必有事在須日乾夕惕勿弛戒心至佳至佳啓蒙意見頗好須不住觀玩也得一拜拋書不見是近世通患以故世道日敗此可戒也矮屋不妨須勿遷徙淨掃堅坐令行不得吊趙光輔兄弟一往致意可也

又癸亥十一月

道中書皆免洪喬否吾今行所傷不可盡說幸而得達山間實賴一源身親藥物支持至此耳衰病如許萬事灰心只以汝爲念也聞子建嘗語匡漢以爲敘九失得實關世道此必以汝爲有學有得而云爾人之責汝如是而汝之空疎無異恒品豈不可懼也哉今人汲汲於科工幸而得之則自謂能事畢矣拋書不觀有同病後之視鍼艾自安暴棄七顚八倒實可哀矜今汝已脫時文之累須勤閱故紙切勿浪過也無識者聞此必冷笑曰人生幾何何自苦如此此非愛汝之言也須勿爲所誤幸甚鄭愚伏決科後與人圍碁其考責之曰得一科而自足如是耶愚伏瞿然

發遂一意看書其所造深淺則雖不可知而視尋常文士則相去遠矣愚伏之考是等閑鄉所而其言如此吾若終無一言而死則實爲此人之罪人故作氣書此以告之李繼處寄書傳去否愼老不知汝祖之不肖凡係栗翁事實者悉以授之其意有在而獨其日記未能故必欲推於李繼而授汝須終始留意也

又癸亥十一月

大醫來亦不見汝書想未及聞知矣吾獨與一兒晝夜呻痛萬事灰心唯以汝爲念耳殿試放榜卜在不遠汝之來歸其期漸邇到門榮壙諸事日望汝父

來歸商議矣最是榮墳時祭物關念也自汝周旋亦有難便出身之初何可便費乞字第預示歸日可也記昔習靜府君遞高郵也只一布枕而已未幾率第三兄作昏行於麻田鄭內使婢密持寢具而檢視旋即授婢曰使人大慙勿以示人云云吾家清素之風如此每以囊橐如洗戒恩濟歸裝矣汝亦念之也老夫髮短心長每深懷一朝就木汝輩雖欲聞此等說得乎○下來即聞金鼎九洪一運諸人置酒鼓缶以賀上體之平復可見聖德入人深也此事雖無前例然人既爲之則不可獨異此事密語彦錫也

又 甲子八月

朝者北伯便歸欲付書而其人告忙故未能也茲者謙宗告行而欲討書於得力處此時作京書不亦難乎汝或有周旋之路則出手相助可也略聞定而起泮開云信否若然則應副其家文字甚不便其草本還爲下送爲宜此事漸漸放濶奈何奈何此論若出於相親處汝須極力止之極善極善

又甲子九月

汝兄闖然入門驚喜如何仍見汝書略知好秋可幸可幸吾只得如前而唾血頻數可慮汝已深鎖否脫出未易則可保相見耶以是心常愴然然汝能不迷於去就可以含笑入地矣如有疑事須問於可問處

和叔不可不問也同甫亦然也左揆重叔兄弟必能誠心相導矣中洞初四已入地中回思平日不禁涕滋始聞不通訃專是頼錫輩所爲今聞諸孤之意極峻云故賻奠之儀決意停止而其日只不肉矣會葬者七八十云矣

又 甲子九月

昨於金仲賢行付書矣卽見十九日書甚慰戀思此間依遣而惟拯頓輩惡聲日入於耳此則渠輩自以爲不復爲盛德事也可怕可怕吾獨處笑謂孔子嘗謂自得子路惡聲不入此非子路以勇猛捍衛聖人只渠忠信明白爲人所敬服故人不敢以惡聲及於

其父師也今吾有許多子孫而惡聲之加有倍於前是吾父子祖孫德不修之致也此雖戲劇而實亦有理也汝之職名先世所未有欲告於祠堂矣聞尹大諫自青陽歸尼會議而唾手上京云必有事在

又 甲子九月

方以明日一祭與正弟會宿齋室悄然相對蓋公私憂慮所齊終南也即刻得廿三日書何其傳到之遲也示意備悉然何敢已言精力難堪耶事君服勤至死自是聖訓也昨日為設別祭告汝榮選仍有多少善禱其能精氣流通得蒙保佑耶釋疑序文改正以還耳和叔致道同甫自是實事須與重叔兄弟相議

取捨也

又 兼示淳孫　甲子十月

寒甚山間烟足尚覺波吒直廬猶可冷寓何堪比以晦憂煩心寢食都廢發奴去已七日而尚不還聞人急呼輒爲之心隕今年何等厄會且以歲惡所見有不忍言者順男父母辭去時吾不忍並其穉子塡壑叱而留之日見其啼呼亦聞隣里飢困狀食不能下咽也未知　朝家何以爲計聞畏台專　賑事仁愛雖深措畫爲難可念可念時危如此智者去已久矣日望疇之脫歸耳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此正今日道理也略聞後錫所傳韓語則吾實頭粘頸上矣如見諸

韓須問之曰今日事不由於吾祖之尊慕朱子乎老先生於朱子何如也云則彼必有所答矣今日韓勢益張可怕可怕雙頭公衆棄之何必就之且聞其子皆入尹黨此必渠之指揮也子封言光城嘗以此責之云矣大槩於衆所惡而必察焉此聖訓也然察之而見其可乎只以舊誼無絕宜矣

又 甲子十一月

君玉便書昨暮見之矣晦孫大熱不作者已數日從此回甦則何幸日夜默禱也昨日金先達汝仁來言少輩之謗我者以爲相位見缺故希覬而來九以復元之不願入京者似以此也然當初悶迫事勢何可

避嫌第以此揆之京裏氣色可知何可冒入援人以
鉏耶然從此退去則　宣仁社飯之感誠有所不忍
忘者欲就　陵前一慟而歸衷情略伸矣仲和諸意
果出於此耶以此以彼不踰分水嶺一步之意則已
決矣閔靜能言從前京裏之謗皆始於尹況今日則
眞是肉薄矣可怕可怕

又甲子十一月

數日不得砥報而行李漸遠此心誠不自由也又與
汝兄弟相遠其爲作惡如何也愛君之心根於所性
諤然而生如或無此眞非人類也須頻自點檢每要
進思退思之道也吾是朝夕人安知此言不爲遺戒

也

又 乙丑正月

即見十五日書爲世道痛歎亦喜汝之能知去就也汝能如此吾復何憂汝當有疏其措語須極明白入山云云即振後柳櫻之說眞有二字則振櫻之所不言慘矣慘矣今人不助四學已是可駭況今倒戈以攻持正之士哉吾之深入不負所學決矣今以吾馬及所借者送去須亟出來千萬千萬〇疏中所說破眞有二字及以權金之死爲無義是其緊處鄭介淸作排節義論 宣廟使榜示學宮矣彼以此事出於今日者是專攻我也上有靑天矣可謂寃矣痛矣

遞中書知無疾爲喜時事至此而文谷既於　楊前陳白舉姓名云云之說則汝之去就尤當有所拘礙唯思脫出之路似宜而未得其便致道則以爲右僚未還入之前莫如速往完薦之爲愈是實脫出之路徑而完薦亦未易窄徑之入終無坦途奈何奈何惟被論劾而歸是爲大善而是須盡言觸諱然後爲可然此又故犯圖便出於有意之私非事　君以誠之道也若然則勢須黽勉就職以待彼一隊人出而陳疏然後對舉而出來似宜然此亦不得已也亦恐黽勉之間不知復有何事耳惟在深思而得宜也大抵

難進易退實朱門正法常以此心則雖不中亦不遠矣

又乙丑八月

每念曾子罪子夏之喪明朱子則曰不如無生吾誰適從從違之間眼枯而腸摧矣須爲一言以解之前去疏本刪潤幾何也要之理明而語暢者是吾所主而今作不能然矣最是橫渠贊逃佛老之逃字所關甚大而今攻之無甚痛快真隔靴爬癢矣

又乙丑九月

昨見分馬便所傳書知近況之安慰不可言弘録之被選真所謂居寵若驚者憂無疆也事事之暇須勤

經學不須選用之意可也疏草想已見之光城將遣人商量凡百其時汝亦當有所報矣

又乙丑九月

前月廿七今初二初六書見之甚慰自稱金進士者十一歷宿而去臥聽多少所傳令人懷然汝之脫出一日爲急而其路未易渠謂歸當謁於大臣而爲之所如此則益招人忮嫉豈宜以此餌之悶極悶極所論副本兩紙還爲籤報大抵要使義理嚴正而辭氣渾厚可也

又乙丑十一月

兄書獲審　上候未寧煽煎不可言　移御之舉亦

出於此耶汝之脫出日夜祈祝而每報以無期令人悶悶欲狂也都堂弘録亦不見汝則尤不可說也聞汝兄欲得懷黃中一邑而來甚善甚善凡仕宦必須隨緣而又必處人不爭之地乃是地山之義也今曉偶閱澤老別稿有記仲集公老拳之考言禹性傳爲翰林以門多雜客爲朴應男所劾云云此可爲戒者也

又 乙丑十二月

無恙否想已吸臚三斗矣以爲榮乎忍痛含寃迫不得已此八字晦翁抽出赤心語也今人知者蓋鮮而今又以權金爲無義而死則是晦翁所謂真胡種子也而舉世尊崇此人如侯芭之服天祿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吾爲此言者恐汝亦忘晦翁八字而以翰苑玉堂爲榮也昨於至日吟成一絶未暇點竄而送去可改處改之得見叔範書則慨然於江南寸鐵令人起立此是懶老之孫故有此說話正與雞西的對也

又 乙丗十二月

爲探晦疾初三送人方此待報不翅眼穿忽得汝前月廿九書其至雖遲亦可慰也楊答之寢亦已從實言于同甫及金君洵彼必聞之矣金君見尹於縣庭哭班而來傳其說以爲渠只悔攻我之書而不悔入山之言云云其意以爲以攻我而有今日紛紛故悔之云云其意深矣然亦任之而已

又丙寅正月

元日作書有多少事以待便矣再昨金進士鎭泰取去未知幾日得達也沈靑陽文字始不欲入此是非叢裏久益趑趄矣彼氏勤懇益切故終不免草定事體所係非但一人一家事須先與光城兄弟相議爲宜其文元公云云自是實事然亦未知如何往復後傳給沈金吾俾議於文老南三相及文衡公皆無所疵然後可用之意丁寧于金吾君如何

又丙寅正月

昨於城主行有書非久當至矣城主請　關須卽出拜未下直前又頻數俾候俾候時幷候其叔可也此

間仍昔而聞羅以疏怵之甚至云欲上則上之可也何必如是嚇以虛彈汝在彼而不知氣色可謂孤危矣何以則可以脫出耶泄冶之死可謂正矣而聖人猶以懷寵不去爲罪死於君猶且不可況於下乎昔者赴　國哀也羅冒雪而迎於良才力言一番人之塞汝自今觀之是渠意如是也可謂崎嶇矣大槩與楊書次第而發似是相議者然其補也將無窮矣我則已矣而在汝困苦如何如何如何如以成婚受由則移疾不還朝此其幾會耶凡百須深思而善處之青陽文字聖可以爲如何

又丙寅正月

連有書而一不見答最怕善伯便所受見失也古有白癡蒼愚之文白癡易知而未知蒼愚之意須示之靜庵集序中所謂時有不遜語云者擇之以爲若無分明可據文字則必起爭端云故日者改出文集中數段以示之矣未知擇意如何並議於士和也此事亦不可不仔細商量也大抵栗谷先生以靜庵爲東方大賢而竊聞退溪語意則雖有推尊之辭而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心常疑之故於此不得不略見之以俟後之君子耳

又 丙寅二月

連見書爲慰聞以學通將有泮疏云信否量時度德

自是道理鄒不敵楚童子亦知況如文壽輩何足挂齒牙間而輕易下手取其拳踢耶然自是少輩事而羅徒其謂汝不知耶慘禍大辱將不旋踵而至矣非小事也此等固不可干涉然如有止遏之道則不憚出手之勞可也大抵皆莫如千慮百思圖所以脫出可也

又 丙寅二月

城主所傳書再昨收覽雖喜於無病而只愍其歸道之杪也未知彼已付職而事端發作耶古人云進退不可使猛而有迹此宜於平常無事之日而今次所遭則恐不得不猛也吾時出溪齋與致道校取舊書

而不免外撓可苦殷妻今番瘦而稍光可幸可幸未知其居官將如何臨行書罔干譽罔從欲二句以與之矣然憂慮之心何嘗已也

又丙寅三月

汝之去就已決否憂慮無已以錠昨日來言有攜二子乞人投其一子於水其稍大者却走而呼曰吾則乞毋也良事至此而朝家莫念惟官位是爭是誠何心吾方對食而聞錠語不覺投匙也幼能以暗行復命于　榻前悉陳湖良飢困之狀　孝廟嗚咽涕下曰聞此何忍下咽也　大妃殿所供外自予以下皆減除其時飢困不至於今而　孝廟猶且如此矣又

萬曆壬辰亂後稅米只四萬石而尚且節用支過四萬石之說見於秋浦集可考而知也秋浦爲戶判時啓辭也今日江倉所餘不止四萬石云以此支過而盡留三南田稅以賑則可活一半而誰能辨此大東詩所謂西人東人云者良可痛切也朱子荒政惟截留上供爲第一策也

又 丙寅六月

送後雨勢極大兩懷小邑死者至於廿餘人報恩則元錫妾父母一并漂沒運氣何如是不佳耶汝行何日渡江而疏事復如何惟利害得喪一切不留於心裏惟義是視則浦然矣不安之心於私則得伸於公則苟安殊非道理更須審處之大抵亟謀脫出不與

渠輩苟爲周旋則汝之心迹當如日星之昭然矣此外不忘記所録須逐一施行也

又 丙寅六月

樞録來傳汝書恭審 上候之安慶喜無任只汝之脫出不易則終爲蹤迹狼狽之人盖彼輩雖向汝爲好言而持浩然等益急則汝徒受彼輩之籠絡不亦辱乎彼輩必相與目笑矣且攻浩之輩方且蹻蹻自肆自謂正論而汝爲四館不敢發停之之論汝未免爲利害上人惟急急脫出然後可庶幾也若於脫出之路彼若齟齬則何不移疾出來至於就理而見罷乎瑞山以應罷之官而方伯不許故不得已自招就

拿之事而見遞士夫當去即去利害何可計也且以利害言之坐在碎首以爭之地者安得爲利也且今日黨論實亡國之事也曩時柳千之謂其儕輩曰吾欲免亡國之罪故不入也此言是矣子三之出善矣只恨其不早也聞守令亦出可喜可喜聞仲淳欲得馬丞甚好甚好

又丙寅七月

昨以晦孫疾危心極惱撓適有人來討書謂是後谷陵卒作汝書以授矣今聞之乃別人也可歎後谷豈不喜然亦不無可慮汝須察識氣色果若有狼狽之端須急急通報爲可爲謀之忠在他人猶不可不盡

況在先祖子孫乎

又 別紙 丙寅七月

和叔所編栗谷別集其裒稡之功則多矣第其中極有惹起爭端處故吾詳論曲折以相開牖此實出肝肺渠若相爲聽從則善矣雖其不聽此本決不可不改故今作和叔及瑞壺書須與兩合相議通示和叔而從容善處至可大抵老先生言行雖微細不可埋沒故收合之議實出於余而一向信他不復照檢末流之難處至於如此此則余之罪也太極問答決非老先生作此則決意刪去可也若刪此編則自金子張以下皆是他人說話不干於老先生然則書名當

改以栗谷集附録可也此例在二程全書須與瑞壺議定也至於尊文敬而不遜於文元先生自有來歷而坡輩利而附之此其罪大矣故嘗疑於瑞壺之爲也李綏汝招見否爲人如何若其昏迷須與開導也今日紫雲享事時坡人亦無至者惟曹君一人云極可歎也此君時人待之甚薄亦不可曉也若於和叔輕加罵叱則於事大不便此則須磬欵於景能也

又丙寅七月

昨書未知幾日而視至耶後谷聞汝謂無事何其聾耶可謂無懷氏之民也渠已決却足計矣可憐可憐草公祥期已迫再昨爲遣宋相淹奠于其墓則其子

方在墓下而不出見淹也莫訖歸時又致言云長者子孫時無在側者使我代酹故酹而歸矣亦無報答不亦甚乎渠輩固無狀而使之如此者皆頼與光才等所慫慂也於渠門有害無益而自以爲得得可哀可笑祭文或使光城見之無妨也

又 丙寅七月

昨見守令知仲淳已爲下番爲汝殊喜此中事吾病已差而晦疾極苦且危不忍見也守令言路逢豆兒京行其說叵測而其子之閃爍極可怕又無速歸之意必無處不到大發不好語極可慮云云又言城也在京密結黨類其勢可畏云此師門之大癰疽汝與

仲淳不可不知也事之不幸一至於此咄咄而已細看栗谷別集則多載坡門說話以示優劣於二先生又於文元先生見示不遜之意極令人不平也未知此後事當如何吾不欲與他有間自是素心今乃如此次試思處之之道也

又 丙寅八月

連見書亦連有答書一一遠去否豆也上去有何說話可怕可怕守令至連大罵圭頴輩故怨仇歸於吾及君平父子亦可畏也今日乃老先生忌也豆輩如此山頴之慟倍新也

又 丙寅十一月

再昨纔送樞人而道源書至知次移入南床憂慮不可言然脫出之路視翰苑有間須亟爲循墻之圖愼毋復爲濡滯也道源亦爲其子有多少語此非飾辭也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邵子詩云若履暴榮須暴辱旣經多喜心多憂古之聖賢辛勤著述以詔後世而後世罕有體行者眞是侮聖言者也汝之前職已不欲其當着矣況今此職非徒極選此是論思之地爲任極重稱非所堪而不至於大狼狽亦不易矣須以親病辭歸毋至有悔吝凶咎至可至可樞人所帶書非久當傳矣其中多少語可勿忽也最其正玄事須思其是非使之一刀兩段毋復係

着至佳至佳古語云得萬乘之卿相易而得匹夫之誠信難須尋常服膺也

又 丙寅二月

聞後錫以前月廿日西上再以多少事爲書付之矣聞廿六日始行未知已得承見否汝之去就極用關念也世道至此何可終日耶今茲諸紙可謂無事中生事悔吝不可追也今以享尹於連院有紛紛說閙閙吾則以嫌不敢可否爲言汝亦當如此也仙游孫慈仁舊居渠捨之而移居廣州矣買此而移築書室未知如何和叔所指辛田後麓雖好而此是清州之境則湖西監兵時或未免往來此殊不便矣孫基則

在溪南是聞慶地也嶺伯雖親切人萬無越禊嶺來訪之理湖西則尤不敢越道而來此吾欲居之一助也汝或見孫試問其價幾何也朱先生於雲谷以資買村民所棄之田此事酷似之矣然才有推類知戒之語而又爲此言汝無乃以吾爲欺汝耶欲效伊川而致吝則安知效嚬朱先生而不有所悔耶此可笑也然店基之致吝以徒求也以資問之則雖不成而何妨也汝須思量而回示之也

又 丙寅十二月

比來晦病有可慮之端吾又久患寒疾意甚無聊今茲 清問雖欲極言仰對氣不從意而又前日裁省

等事極令人不平若或衝口而出則甚害於事故不敢也若如磚石之言則固知爲無弊而顧惟　聖意有不忍全孤故略見意思朝中必甚怒之矣惟砥台無益於事而徒作盆城括須亟勸謝歸可也聖人論治國之道始於論語首篇而以節用而愛人爲要大學僅千五百餘字而其丁寧反覆者只用人用財而已論語大學誰有不讀者而曩者裁省時諸公之瞋目張膽惟恐其事之或行者其故可知也今日則尤異於曩時也砥台之心則只見其可憐也汝既在論思之職則何不入劄以助其懇懇之誠也後錫所帶前後書皆見否此歲已暮須亟來歸勿以亡國之罪

自負於身上至可至可有時思之至於終夜不眠也

又 丙寅十二月

史官行有書非久當見矣朋友以仕宦相招古今之通患然我苟有介石之志則豈能相招彼知欲歸之言非誠故招之我無見義之實在心故留焉以此相誤者滔滔也前後懇懇之言出於誠心而亦灼然有見處須勿以我爲耄也吾之當日書　啓先以古聖之制不容他議爲言則其必可行之意已躍如矣其下所引朱子說則因設弊以戒之也自以爲明且密矣不料其郢書燕說也論語論治道始於首篇第五章而節用而愛人次於敬事而信之下而宋相李沆

拈出此一句而歎後世之莫能行也大學之書只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於平治章丁寧反復而言者只在於用人用財之道矣然此則皆以平常時爲言也其在今日則尤當以此爲急先之務矣伏羲至醇厚而作易文周孔三大聖演其義其論節卦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時義大矣哉和叔非不知此而其不出於己者一切沮抑之此識不明量不弘而然也大抵右揆之意非以祭享之所減剋者足以裕財也既減祭享則其餘凡百自不可不減今之不悅於此者正在是矣可勝歎哉嘗見秋浦集壬辰亂前稅入四十萬石亂後只四萬

然其時百官雖自備其食而外接天將內供軍兵而猶得以支持此無他節恐有脫誤之道也今日　國勢之汲汲何異於彼時哉然彼時則　天朝物力有羨於本國故所賴者極多此則非今日比也且彼時人才亦豈今世之所可望哉今日實無可恃則只有淪胥以鋪而已然今日之不悅於是者朝士則猶不至出死力止之矣至於掖庭吏胥市井則將無所不至矣此右相之論不可行之大關嶺也當初愚答右相書已有此語矣南冥栗老所謂我國亡於胥吏者眞知言哉子三之入爲畏甚幸凡有所思須從渠商量使之裨補可也大抵不可使學蹲鳳是第一妙策也熊

是前車也鑑豈遠乎

又 丙寅十二月

連見汝書知無疾病是則慰甚只責任漸重憂慮何極劉共甫於聘父只師門子弟而已及入樞府則策勵罔念勤勤懇懇至及於共父所親之友況吾於汝當如何也張子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此言近而旨甚遠者也今日朝廷不可謂治則其爲汝憂者又當如何也一日在職須盡一日之責雖載筆入 侍時既經論思之職則凡有所懷不可不竭誠啓沃也蓋與前日

異矣暇時須讀書澆灌胸中至佳栗老論人只以有識無識斷其賢否斯實要道正法也念之念之栗老又論治道只以爲小大官皆有欲去之心則國家治矣蓋欲去者輕爵祿者也輕爵祿則不顧利害而惟是之爲矣國家安得而不治哉汝以此常粘在額上不可一日忘也

又 丙寅十二月

才因濟用便有書即者廿三廿五書一並來到披慰不可言濫率之禁自 上以賤臣前言申嚴至矣而一源妻尚在珍衙而麟衙亦然則我心之皇懼如何如何今日大小臣鄰慢忽 君父之命如此 國家

不亡何待可痛可痛正弟白首苟祿豈所甘心德姪之不做亦命也而豈亦保全家族之一助耶也瑞紙見之矣槩則自京歸頗有沮縮之意而城則益肆姦毒云可怕可怕須促有兒妻略有頭緒後亟爲下來計如何吾心一如處汝於百丈高樹而風又撓之也

又 丁卯正月

連見書爲慰惟自聞達啓憂怖無眠汝若退歸可以少紓矣知欲進言此則善矣要使理明而誠盡有以感回 上心可也今之言者近名而誠薄以 上聰明寧有不知之理乎虹變式月斯生今此新元尤可

怕也漢哀時鮑宣之言可謂痛迫矣去甲子元日有此變人皆竦然不久而有追變變不虛生斯實語也尹名屢騰於疏章心極不安勢將上章自咎耳○汝之外家之祭彼家不爲輪行則善矣既爲輪行則汝之盡誠行之者善矣清荏等物用之好矣先府君有言子孫爲善則不翅如自己行之養子方知父母恩者信矣

又丁卯正月

得見兩度書殊慰戀思疏本乍看篇終甚好矣來物俟到其餘如示正好俚云子飽則父忘其飢汝已養子而不知父母之心耶金領事欲見中洞祭文須呈

送也今疏主意　皇明爲帝王大統而　孝廟主之朱子是周孔正脉而賊鑄亂之此不可不使　聖上知之利害禍福有不可顧矣

又丁卯二月

承碩帶來書無病語此可慰也此間亦無他也砥台書得見疏本云何由得見耶羅輩無訟意耶聞尹意益堂堂權孫面謂自叔攻吾外翁形勢益張矣渠但笑之云矣正以此時而疏入可謂不量時度力矣

又別紙　丁卯二月

沃儒之疏以諸公叙述觀之則其所祈請實爲公論而只録勳事體甚重其成敗未可知也惟其祭祀廢

闕已久盖自鳴鳳死而其父廢疾祠堂蕪沒不得修掃久矣今錞也又死則益不可言矣若依李誠哲例權擇其中稍可者官（恐脫）而以祿祀之則若赦之鬼不至於餒矣況鈴平之功只是尋常而尹門擇賢移宗於坡原夫移宗是犯禮也今不敢效而依李誠哲例權主其祀殊為得中須親往領右台消詳如何如何念昔壬辰後二父府君誠意吾儕即罪人也昔年鳴鳳之録用也不無人言者渠纔與人訟其藏獲故也今日所擇似大勝矣凡百須入思量處也漢氏之季賊操不敢取濛閬一隅成都漢祀配天者皆是節義之所扶持也朱子綱目拳拳於此者昭如日星矣不

幸今日排斥節義之論起於起處已成洪猛之勢嗚呼其不仁也哉今此事雖曰已晚尚不爲無益於世道也須以此意警欬於諸大人如何汝若致力而得力則亦繼述之一事也亦無所爲而爲者雖不成而無愧也

又 丁卯二月

春寒漸劇亦非調元氣象憂念憂念汝之救夏可謂厚善然若與時論相角則其勢必激子廸說話未知如何今日善策不如袖手歛退毋爲戎首也吾之文字雖出於不得已而怒目切齒之狀坐可想也每以康節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爲安樂家

計二爲　孝廟施出不得不爲世道計九原可作必拍手大笑也汝於今日受　恩漸深受恩非難報恩爲難也以圻之賤且微而尚曰食焉怠其事必有天殃況享國之尊榮耶每中夜以思憂懼攻心也

又丁卯三月

昨書以樞人立督甚草草厦事小之小者彼此相爲勞攘已覺喜事而聞汝至達　榻前云可謂不知輕重也今日事只宜逡巡斂退而已何故强爲無益事以助　國勢之脆巍哉須益深長思也昨嶺生二人來傳達城書與汝所示一般無端生出事端可歎只以自咎率爾之意略略答去矣然果如此書之所言

則五峰何以贊揚如此也是未可知也此事似不但已故此書逕去須與全君消詳也

又丁卯三月

俞公佐抵晦書以渠來往此中之故定山再以書告絶云可怕可怕且渠求婚於翁慶甚懇然尹家豈肯許之於景由曾有議矣聞尹必欲與李益壽爲之故昨以書告景由謝之矣

又丁卯四月

七日書到後五日書昨始見之備悉所示矣近事俚所謂賊反荷杖者尚何言哉惟某令事極可駭異彼既以不免真有之說加於大賢之身而又以偷生失

義之父比擬之此已悖矣而有以爲此得彼失其爲誣悖有甚於慶元奸徒矣李景華爲是之激憤雖有痛迫之言自不失爲守正之人而今乃反以誣悖目之何也昨郭縈持乃翁書來見其書大罵某令殆於豕叱而縈也適見某令疏本翛然而去從此自中又將隙矣可慮可慮世道至此無復可望矣默而保身恐是道理大抵吾之痛切者當天翻地覆之日死義諸賢大家扶植使斯人得免於禽獸犬羊之歸而以尹哥不死之故權金見非於前三學士見斥於後此恨不爲禽獸犬羊恣其貪淫猰㺄之性也奈何奈何如是而吾乃不言而苟全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大矣

汝雖以天山泣諫當不止矣

又丁卯七月

何日入京而入後事如何一切不聞而洶洶之說日聞令人毛髮盡竦昨後谷來說道源頗以汝之去就爲不是其暮見一源録示復元抵其兄書則亦以爲某之入來知舊頗有慨歎者云余心尤用憮然以爲渠何至固不聽人言而吾不力止是不慈之甚也去夜以此與懷尤不能寐也既往不諫來者可追須亟自罷來歸也能書以爲某上來否須戒以愼言此甚無義之言也人臣事君何可擇利害而爲語默哉孟子曰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此不是大

羞耻乎要之難進易退是士夫之大節也且有一說
尹於汝父子有籠絡之說云此豈不相輕之甚乎是
將築城汝也何可蒙此辱而與時輩比肩同朝乎汝
又爲乞憐之語則尤爲彼所侮矣尤不可漸入於坎
中也大抵道理之外無他事得其道理則敗猶不敗
一失道理則雖幸不敗而其不敗者乃所以大敗也
其日録去　天札須勿以語人彼將謂我事機如此
故欲以此爲苟活計也雖決河海豈足以洗此辱乎
且景由將不得保此非細事槩與李往復書録去彼
二人同謀終若歸之於景由則吾寧受造言之律決
不忍殄圃老之享也

又丁卯八月

昨書見否今日巳午而不聞晦病歇之報出門入門令人煩心而已憂晦之餘念汝甚苦若置汝於摧檣絶纜之間也此事惟岸上人知之矣虛實間所聞極惡奈何奈何惟冀勿爲人所誤亟思斂退也且念受禍固可而有一毫求免之心則必入於小人之歸寧死不願聞也

又丁卯九月

昨日三書想長弟達去矣語曰小人同其進而不同其退君子不同其進而同其退今不待對同勘合而自辨矣汝亦早決毋使大耳三藏妄相忖度也古所

謂去就不可使猛而有迹者耶正安危未辨之時也今時則不然也

又丁卯九月

再昨三書未知何日得達也去夜崔孫來會不但汝父奉法得宜老懷亦甚慰悅耳鄭書開見而傳之與之商量如何　長陵奉審後朝議如何憂念不能已此事失於己丑追恨何及

又丁卯九月

近事如何汝得免譴罰否去留將何居吾意雖下來必須一進昌言以報　隆恩然後庶幾不負吾　君矣再昨權孫來勸我進說此或一道而熟思之或遭

嚴肯則羅黨必投隙射影以致時事之益亂故不敢生意矣汝本有退意此時正不可失也

又丁卯十月

汝等之疾亦可念也見書增撓翁慶親事亦將不諧矣三昨公佐遣其表叔來言曲折亦有其慈諺書蓋當初公佐面問於拯則對以小無所妨云而因而三夏誘怵使定向背公佐不聽則遂爲敗婚之計使其子婦作書於佐妻以爲稷山有書於李泰鎭示以背約之意云云而三昨稷書亦來於好音以爲外議紛紜吾甚慮之聞長者之意堅定幸甚幸甚吾將臨時往會云彼之姦謀敗露矣此亦良佐餘謀此則小事

不知前頭有何禍端耶觀佐慈書意則似無望矣翁處事可憐可憐公佐表叔乃尹東也歷歷言之不勝憤歎矣彼之不淑固宜如此而我叔父後裔乃與於玆事耶極歎極歎餘不究悉再昨打愚來宿而去有許多說話矣

又 戊辰十二月

在懷見書備悉矣一言之戒講之熟矣然至情所在他有所不暇顧矣惟疾作則亦難自力也萬兒厭課視他百倍教者非百倍於勤勞則難矣吾所以不孤其父之至願者只在於此故日夕蘊結於心矣和叔書不須中秘不直則道不見雖欲學渠糢糊性情有

難變矣其書須勿失而還我也吾行十四間當到陵下汝須尋到也

又 戊辰十二月

今日乃先府君初度也臨書涕血交流也吾行今日當宿竹邑欲由利川路抵廣津或石室書院汝可來會計議凡百也李萬亨說李之翼至舉先府君名在丁巳疏録以持之憤痛欲死江外有望哭 廠衛處則亦不欲渡江以符晦翁不可過分水嶺一步之義而江外形勢不能料得可恨大抵汝亟來會也汝父不別書聞萬毋危甚保護方如何哀愍哀愍

又 己巳 正月

尚滯京家否此時迹涉城市無乃使時輩賤而惡之否吾膝痛漸苦雖試艾灸而不見效此非欲無死欲紓疹楚而已自達者觀之豈不恠笑乎牛溪論議彼輩將如何無乃一番後輩有相較之意歟以屈爲伸以辱爲榮實此時道理如見可止之人止之如何

又 己巳正月

玆承 密諭實有難處百爾思之莫如吾忍死就道而汝疾速下來逢着於燕岐官家授受汝仍復上去呈進之爲穩也盖此 御札之賜也 顯廟親奉跪地而兩手奉擎低 頭而授之賤臣伏地而祗受焉今何敢在家授史官遞着耶如右則稍勝故倩官人

急報矣見此毋留一刻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四

書

寄孫茂錫 丙辰十一月

汝之消息愈久不相聞今見來書甚慰戀思最是新兒無恙極可喜也吾所患無減或亦有加矣新兒之名錫以曾百蓋取曾子寄百里之命之語而亦祝其命之至百也

又 別紙

茂孫至午切不可與族人失歡矣如有意外之事只默然自省而已爭長競短最害事也祭需必前期措備切勿宜臨時苟且了當也且自宗家有所排定須

勿問當次與非次樂聞而行之可也如或有推委之意則祖先之靈其能安而享之耶

又 庚申四月

孤寂中汝兄旋歸喜不可言時事人雖稱快吾則憂不能已且吾家禍孽之緩急不係於彼之得罪與否矣汝輩對人言益須慎忌也甲乙間時輩蹻蹻之狀豈非可笑之甚耶

又 癸亥十月

書來汝亦言病寒抖例如此最可念者疇也吾比來困甚雖晝間對人昏眠甚知難久也汝父之遞歸將有日矣歸時須審奴僕輩勿使有奸濫事可也大抵

行李如洗無愧於心至可

又甲子八月

書來知與兒輩安善喜慰無量此亦依前耳汝所傳
殷書中所胎金曄疏草打愚書謄本極令人驚愕也
金之鄉暗無恠其不曉事可訝者打愚也吾與尹往
復書雖因其詰責不得已而供答而每有惶懼懊悔
之意也

又甲子九月

續知安善慰喜無已吾亦依遣耳聞清州韋甫將發
文爲疏會不勝驚愕始既將發而爲我還止矣今復
爲此論者是何義理無乃明叔諸人之所知耶汝須

往見力止之不听則使勿復來見我也此中諸君則止之而便止待老人之道獨不如是耶更以此意諄複也

又乙丑二月

見書知汝妻病病深慮深慮吾病無時可已任之而已唯汝兄不入於亂流浩然歸來吾死可瞑目矣

又乙丑七月

疇聞汝父就吏再昨上去欲於昨日報汝矣大雨如注慮川路之阻今始遣人矣汝父終雖無事然汝不可安坐須即就道往省也如無所帶此奴仍可率去也乙卯春吾自鎮川北遷也金校理昌協以驢挂粮

索率一奴而來別倉皇時何計行具之備不備耶

又

憂虞中得見汝書殊慰殊慰疇爲修撰未知今則無事否惟　大內火災驚隕何極允錫齋任不可已乎妄舉前人不爲之事辱及於不干之身使不悅者雀躍而傳播未知其可也

又　己巳四月

渾舍俱安否吾朝夕　命至則死矣與汝不復相見矣惟讀書修行不墜先懿是望耳又教子不可不着實切勿因循可也馬巖諸少不能各修所懷亦不出於此矣

又己巳四月

前書見否事機至此尚復何言安之若命而已惟與汝等不得面訣是可恨耳惟願勤教兒輩文行汝亦謹身修義以慰泉下之望馬巖諸少不得別書同見此紙可也所望讀書明理不爲利害禍福所奪勿墜我先範可矣惟我忠顯公尤不敢不繼述也尹雖聲華燠赫視犬豕可也吾竊有所慨然於心者也

寄孫淳錫　壬子四月

既念汝行李之艱且爲日已久不堪思戀之切矣忽見汝書喜意甚劇還爲渤出甚矣老懷之易感也艱絶之患旣往而汝方在父前食官養此實否泰相承

之理也然大聖猶不免陳蔡之厄故太史公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孟子亦曰困心橫慮增益其所不能汝愼毋以困厄爲苦而以逸樂爲戒可也且須從速來歸慰此老懷至佳至佳汝雖不免登覽須切勿乘快臨危也萬一蹉跌則雖悔何追此外則只望早晚勤勉他日歸來令我拭目改觀也

又癸丑九月

肓恐之餘汝將有室一悲一喜惟是汝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有子之道正犯古人之戒矣又古訓云教婦初來此言至矣然未有己未修而能教人者始須以嚢狎爲至戒則思過半矣汝行時撓甚不得以一

言相贈故追告如是耳

又癸丑九月

當時果無一言故去夜追有云云矣今見汝書祖孫可謂知己矣其言雖近而意則深切須體行毋忘也

又甲寅正月

汝行李無他否見到何處秋後仍安耶汝須隨處省察言到口頭更加商量而發則庶無大罪過矣

又丙辰六月

驥歸見書無異見面慰何可言新兒名以會貴蓋取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之義也斯道也程朱世守之以授學者吾之所望於此兒者豈外是哉汝見讀何書

須從主人翁受讀切不可蓄疑而自欺也相離已久戀思甚切未歸前切須勉强一日不可放過也

又

知汝亦將北徙不勝相念第爲先壠計則亦不爲無益也朱先生於先墓所託尊敬其人於敵以上必拜之此出於尊祖也尊祖則敬宗敬宗則可推而此心無不至也第聞兄弟寢處處間無寸丈物多地窄此朱先生之所深戒也且周之南北宮宋之逐位極有意思須於一區之內別成窩屋略有分辨至佳至佳油屯一浮送去退溪與其伯氏同居一日之間雖屢見其嫂必肅斂退此甚可法也禮始於辨男女也

又壬戌正月

汝書見之爲慰吾昨哭一毋忌傷慟倍新追念其賢益覺悼惜也諸朴紛紜之說日新一日然吾旣下流敢辭其歸汝亦聞若不聞白圭之復不止於三千萬之望也交河之計更勿遷就到交須愼交際大抵杜門看書毋爲閑出入爲最善也

又癸亥九月

連見書甚慰戀思汝輩三人聯占解額疇又捷大科之解此在吾家曾所未有可懼而不可喜也況見時事則眞是燕雀之呴呴豈料　聖明在上而在下者誤事如此哉然汝輩言語必愼毋挑無限事至佳至

佳

又兼示晦孫　癸亥九月

汝等俱保無恙而已戾漢師否日夕係戀也今解一家之人多占非但涯踰得無物猜耶竊恐靜觀者之籌度也且南容在當時猶且三復白圭吾願汝輩一日三十復也驪寓厥月將滿已得分豫而所得云何交塲所納可以卒歲耶百萬生靈皆在漏船上此朱子語也今時視彼時又如何也以時中夜起坐漸幾隕之未知孰使之然哉以吾揆之此非士子進取之時汝曹可相與商量也且汝曹之謗已說與曙孫矣何以得此耶深可自省也玄石已東還耶未知前頭

計如何也然亦不敢深問也

又甲子五月

吾病視初已減十六七勿以爲憂聞今日大謗皆萃於汝李頎至謂汝爲盜汝勿須辨只曰諸賢簡牘云故見之云云可也此外則只願汝杜門讀書而已

又甲子六月

不見久矣戀思日增忽於褫中得見前月廿五日書知渾家無恙慰不可言新屋聞其尚未就緒所借屋主縱或不言在我已不安況其有言耶宜勿爲歸寧計緊着速成以爲入處計爲可根奴此中亦有結屋事蓋此墓下齋舍是舉宗之所共造者因爲停住於

義不安故別作小齋於其傍而綿力未了故此奴不
遑矣幹家之餘須親書册也

又 甲子六月

才作書入褫汝書先至見多少報示殊慰戀思但汝
所以報玄石者恐似大峻凡事須慮其終似可如此
恐難收殺也此事太夷然既非道理而激之使益滋
蔓亦甚害事矣彼之新書大意以我爲凡害於其父
者無不暴揚云而曰爲人子者豈不痛刻又曰豈不
痛迫云如此則是視我爲父讐而又曰今日指斥出
於愛惜欲使人信其不出於私怨其用意未知其何
如耳然亦不須推波助瀾以害於時事也

又 甲子九月

寒事太早能免波吒之苦否科場能免得失之累則豈不浩然耶吾所患只如前新居已成不見借屋者敗色則亦快事蓬戶有古意此亦不惡而但隙風可畏也

又 甲子九月

連見汝書甚慰戀思霜重水將至渾舍皆能授衣耶此間田事視前月青蒼時又懸殊生理絕矣奈何聞彼中稍熟得免溝壑則足矣六門裝鐵十八事送去此是千英所遺而以鏡染故嫌其華鮮而不敢用矣於汝蓬戶尤不着矣須烟薰而施之也幹家之餘須

靜坐看書至佳

又 甲子十二月

吾不能留而汝能往極以爲幸往時取湖黃于畏台而行耶此後則得之極難可慮汝夜候時必須秉燭蓋渠不獨處也此等事推此愼密也三燭送去

又 乙丑正月

日寒如此能免波吒之苦否妻孥尚未團聚否吾歲改即入華陽與權致道兄弟相守校書渠以家內病患出去故吾亦南歸苦俟日暖切擬深入可知此間紛紛也觀此形勢吾死無葬地矣汝兄見逐後無馬不能即來想其彷徨之狀不勝愍然○聞和叔怒我

之評議大全拾遺栗谷別集至不拆封而置之云果爾則何其量之不宏耶大舜之所以爲大舜亦見於察邇言與人善等事矣吾欲更與商量聞人言而姑止矣

又 乙丑二月

春寒甚酷能免波咤之苦見在何處久不見汝書戀鬱不可言吾以祭祀自華陽出來則鄉里以尹事極其紛紛其攻尹言辭甚激至爲不忍聞之說不然則倡言以攻四學又不然則依違彼此其顏赧赧以此自相是非如我者坐此必蒙大難極欲深入荷全性命而左牽右掣訖未之決可悶可悶此婢逃來莫

知其故嚴令亟歸未知果然否

又乙丑六月

相阻此久戀思可言暑熱兒輩皆得無恙否吾曾苦泄利今幸少差矣念汝無葛廣布廿五尺者一疋送去或裁或貨以爲食也汝能不廢看書而貴亦學字耶古語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誠哉欲作和叔書未知其諸子意如何故不敢也且渠得時方盛亦不能無嫌也

又丙寅九月

見書知族託得免疾恙可喜可喜吾入處山裏與致道校過舊書念間當南歸耳聞與弼卿同處甚善日

間須勿言外間事勿爲閑出入做工之暇須看小學論孟等書可也曾以討得退溪集拾遺於楊山託汝矣其已施行否久未見報欝欝今以栗谷別集多有講質者作書以往而第慮其門下惹起紛紜也

又 丙寅十月

積戀中得見汝書老懷之慰不可盡言退溪拾遺尤喜尤喜三冬裹欲並元集爲註釋矣彼中失稔如是則惟固窮一事可以抵敵此患也吾衰病日甚願見之心豈可量哉然辦行極難佇待來春耳尼楊之隙聞已久矣兩强相鬨如汝只可緘口也古語云佐烹則嘗佐鬪則傷誠至論也

又 丙寅十二月

戀中見書慰不可言吾之氣力自今冬頓變有時如少年時亦有似不保頃刻時不知前頭事竟如何也知汝方讀論語甚善甚善須惜寸陰也汝兄責任漸重憂慮何極有時中夜恐脫坐達曉不寐也時事至此不知公私終稅於何地耳

又

吾病彌留此月內可決前頭之如何耳昨有人來說中外死者如麻而老者猶少云汝之妻兒孤在僻村雖玄石家聲勢相接而憂慮深矣須從速歸省似好玄石書所謂爲我謀忠者指何事而言吾之辭旨之嚴

指何語而言耶欲使我依違投合得免石公發冢之禍者是爲誠也則今已到此雖改頭換面脅肩諂笑徒取辱耳且以李擇之年譜云云之言觀之則吾所謂中毒云者猶爲歇後語也其子於其年譜自著其實狀雖欲回互而終不可掩則他人何可諱乎且玄石謂尹之子終不爲鑵學則吾言妄而全局皆敗此則大不然蔡仲率德改行此周公正四國之效也其爲碩膚益以顯顯矣有何全敗之憂乎且玄石以將來爲言然以目今所爲觀之則吾未見其率德改行而爲傳鑵之衣鉢也何也鑵之百惡可謂俱備而論其大綱則曰小人之無忌憚而又小人之奸謀陰計

也舉其大槩而言之則朱子聖人也而倡言排之至於東方儒賢則或有不以舉論者自　上既下斷罪之命而又走私書使之勿刑敢指　慈聖爲有過請上管束人謂管束字未安則乃曰管束乃幹母蠱之意夫指斥　慈殿謂有過既是臣子之所不敢出而又以管束爲幹母之蠱則是公然誣聖經誣　聖上而又以誣一國之人此非無忌憚之大者乎假稱尹生員昏夜往來於楨榦之家時爲禁卒所捉欲殺一代忠賢則潛與李煥同謀夜掛兇書於街路而自爲密疏請畫誅兇書中諸臣又遣李煥於德源陰伺吾之動靜此其奸謀陰計之數端也今日國論已定至

祀栗谷於聖廡又牛溪嘗謂栗谷爲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此吾之師非吾之友也如此而尹之子乃於實録廳報書敢曰栗谷未免眞有入山之失夫未免眞有四字實振後有阜之所不言而今乃言之此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江都死義之臣不忍以禮義之身甘爲犬羊之羣投身焰火不染腥膻以明春秋大義可謂昭乎日月崒乎泰山矣　朝廷褒嘉士林尊奉　賜廟額薦俎豆而今乃以爲無義而死是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觀其主意則分明以當時不死擬之於管仲不死且以爲眞有一匡天下之才歟而謂孝廟不及齊桓不足與有爲故不肯出夫管仲悔其

始之助弟攻兄而不死於其弟及其尊周攘夷一匡天下則足以贖其前事故聖人不責其不死而稱其功非以不死爲十分道理也故程子發明聖人言外之意曰始與之同事遂與之同死可也況今尹也則始以正論請斬僭號虜使請絶和議及其虜入江都責分司以忘義又約士友執干戈以衛社稷此正聖人所稱童蹄事也及其甘爲俘虜而出來則是爲何如人也以故亂後輒垂頭喪氣不欲齒於人矣及其委己於愼齋門下愼齋哀其窮而且嘉其羞惡之心置之門生之列則諸友與之爲友烏可已也及其廢科不仕甘爲自廢之人則其守亦可觀矣如是以終

其身則可以爲善矣奈何棄所學而附於黑水志同氣合聚精會神人若攻鑴則必攘臂而折之夫鑴罪靡他攻斥朱子也彼既攻斥朱子則爲士者當苦死斥之可也尹之扶護乃反如此以其子所爲年譜觀之則節節可見矣此等議論起於一雄而百雌和之言栗谷之事則提起趙知事落髮之說而轉加一層言死義之事則至斥三學士少無顧藉此非鑴之無忌憚之流派乎羅也僞造檜相之書欲被我以石守道發棺之禍尹之子僞造稷山書欲敗其姪之昏見敗於李泰鎭而及其不可敗則又以四五撰啓以媚俞家此非鑴之陰奸之流派乎其所傳受鑿鑿不可

誣而欲人之不疑難矣今一切師其道而羅疏反謂鑵兒逆是乃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也惟其子則不然當鑵得意時景能君平嘗過其門平請入見能曰鑵黨何須見平强之而借入問及時事洒然酬答矣及問鑵事則便嗤默不答凡三問而終不答能也怒而起出顧而叱平曰吾知如是故初不欲見而汝强之何也然此則其真心本色也其視今日誣謂其師絶鑵而反攻言者則有間矣鑵之祭尹文所謂子請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樹云者其親愛憂念切磨箴規直以道義相期者真古之友道也雖尺童皆當知之而金憲乃反以爲慫毒之語而敢欺 天聰

謂人不能知而不敢言則可謂寒心而其徒方且相與傳誦以此爲訟尹之第一義不亦可笑之甚乎且其所謂世禍指誰而言耶雖似汎指一世其實指吾而言也鑱也本有禍心而尹乃以是誘休卒以成甲寅之禍推原其本則尹惡得以辭其責哉李永鴻假託尹子之名作爲祭鑱之文以誇於人可謂無忌憚之甚者也文谷聞之極其驚駭而尹徒安焉恬然無一人爲之分疎者李豈不知尹子之心而作哉其祭文之意正與鑱祭尹之文語意符合此自然之理也凡此實狀汝或未能盡知故略言之

又 戊辰五月

曾見褫中書知渾室無恙今日如此不易矣良幸良幸暫時出次卽是小事而第造次窘迫之際例有苟且之心此不可不省察也時事至此此非所敢言者然若見玄石則切欲細與詳論而不可得令人鬱結也大抵爲之相憂者深矣汝於定次後須杜門看書勿言外事可也

寄孫晦錫 癸丑五月

戀汝愈甚長時作惡連見汝書稍以爲慰吾吟呻如昔他無可言者論孟難易非他所知須擇汝心之所易而課讀可也汝誇我以觀洛山日出豈如我坐讀朱子書見其海濶天高之氣象耶今番汝母之墳汝

之兄弟俱不得往薦不勝愴涕汝須於四月晬間領祭需往行端午祭後因歸于此至佳至佳

又乙卯二月

親迎後汝父仍向南鄉耶或還京宅耶汝祖母之病不至甚危則汝仍留彼中以待津遣人馬而來會于此可矣未前須逐日課書切勿放過天上無不識字神仙此語汝當熟聞於主人翁也

又丙辰十二月

思汝之心不能堪而汝之歸期不知遲速奈何奈何汝須討便作書慰此憧憧也且汝切勿言鐵瓮事人雖問之只以不知答之可也汝或破此戒則非吾孫

也此意亦語汝兩兄也非惟文者如頤頖等說亦不佳口至佳至佳

又丁巳四月

汝書見之增潸豈意汝祖母忘汝而逝也何時見汝握手一慟泄此悲懷耶吾幾死幸甦須及生時來見也此意亦語疇錫幸甚

又丁巳五月

書來如見汝面慰何可言吾只如前書矣近報雖如此然我則不至驚怕汝等亦須整暇處置凡百極其精密使之置水亦佳可也汝兄不別書同悉此意也

又己未六月

事事碗貌無非命也須平心順受毋太抑鬱以至生病至祝至祝今還遣根奴付送米二斗木一疋須以此爲資相勢前却也太抵知其無可奈何則安意以處無所愁尤可也

又 辛酉三月

前後書當長弟傳去矣四書與語類八册送去盖爲塲屋之便也爲門戶計爲此屑屑朱夫子其欺余哉歸時切勿遺忘一一隨來至佳至佳

又 辛酉四月

樞皂來又見汝書慰不可言吾兩股不仁之症漸劇悶苦不可耐外間紛紜自古而然何足掛在耳邊吾

則只仰而望山俯而聽泉而已汝亦杜門讀書勿與人相干至佳至佳吾與玄石相異則世間寧有兩鐵耒耶其諸子亦非頓頲之比似無憂矣

又 辛酉九月

汝兄來歸失喜欲狂但獨不見汝還爲憮然吾以屢違 召旨皇恐度日耳最是朴佐郎事心甚不平渠輩鬪爭何與吾事而乃以吾揷入於其間以爲材料耶且兵判謂渠之族親見吾書而言於渠云云吾令汝兄問於李晩昌而汝兄放過汝須委往問之也此不是小事也昨於史官書 啓草不免略及未知渠復如何也慮汝在京不愼樞機尤欲下來之亟也

又辛酉十月

天時阻寒能得無恙否吾只如日前矣惟朴佐郎事起於西宋時尹事作於南憂憤不可言汝何日來歸恐汝與人往來或言語不愼尤欲下來之速也○京裏書一切斷置故於汝主丈及和叔亦不作此意汝與淳錫各告以達也周張全書須速推還也君玉處尤不敢作者茂朱之除謂因君玉而得之此謗不小故也汝兄之郵官何時免歸日望日望君玉處欲令承碩說此意而亦煩不果耳

又辛酉十月

別懷甚惡見數字之寄殊可慰吾終宵耿耿對愁燈

前校書亦不着實矣郵足自是法外久留則尤不可京裏寒凍又仁人之所隱也劃即放遣也金同知事問議而録來可也其餘諸事隨宜爲之大抵不厭過愼也

又壬戌正月

前後書長弟見之殊慰戀思沙溪先生事京裏諸議若以爲可則章甫何無拜流之舉耶問於九以諸人也兩湖則非久當爲之矣

又壬戌正月

病思蕭索見汝書稍慰吾必欲趁冷節西歸以省松楸而疾若如今則亦何可必也君平上去汝可相依

矣然見時勿言人是非得失中洞尤可相戒也

又壬戌三月

汝祖母忌日不遠日望汝之來會矣見書知以萬母之病不果來甚爲缺然不須說而憂病之心何可量耶吾依此松楸情理得伸而人事叢沓極不宜於調養悶苦悶苦鄉案垂訖而欲粧縢若得二片錦段則可了矣須以此意問於九以而得送如何先世姓名所載故必欲稍文之此意並及於九以也

又壬戌四月

樞皃至見汝兩度書慰不可言吾酬酢極煩甚非老境所宜奈何奈何判府劄辭極令人皇恐濟郵亦已

踰涯矧堪此乎惟疇孫今又落鬼此庶不爲災生之徵乎一家之人莫不以爲憮然而吾則不然也

又壬戌六月

連有書俱得徹去否萬母卽如何日夕憂念也藥料何以繼用向人支離全交爲難此不可不知也卽見趙監司書則以湖疏新議見問其意可知深恨郭李之爲人所誤惹此葛藤也然今日酬酢極難汝須愼之聞文谷以新議爲不善因言金德基之爲人云無事中生此無限說話郭李輩可痛可痛

又別紙　壬戌六月

栗谷先生沒後石潭諸生欲奉安先生於紹賢書院

奉稟於牛溪先生牛溪極贊栗翁道德而曰此事重大如我孤陋何敢主張其論終始遜辭夫紹賢體面與聖廟霄壤懸隔而牛溪以其道德學問之崇深尊大猶且不敢決定況今新議何等重大而以此眇然無識後生其敢與議於其間耶且頃者此間章甫欲爲我先府君立祠已定規約我先府君大節豈不偉然　列聖褒旌炳若日星則腏享於鄉祠有餘而無不足矣然而吾今日猥以狗馬之齒爲一鄉之深座正以此時而爲此舉措豈不爲有嫌耶若有傍觀者屑有論議則豈不貽羞於先靈耶故吾與諸弟協力力止而得止殊以爲幸矣吾家存心如此而今於郭

李等新議不敢明言以止之者亦不無意思存焉吾元來多謗之人今若少輩不諒本心而妄相忖度以爲謗某兄更生一尼山則亦不是小事故泯默度日其不忠信誠牛溪先生之罪人也亦負某兄矣自訟自歎而已今日惟趙令忠厚可與論此事幸以是示之也

又壬戌七月

樞皃來傳前月廿八日書知萬母之症一樣老懷易勝憂念使汝仍留京邑者非他汝父兄入京馬首靡託故爾汝亦東歸則此後事誠難矣然東亦客也雖因不失親而秦人之子壯出贅昔人所詆故今不欲

汝之如是也此後汝雖欲自別於主家必拘於顏情而不能相捨此亦非小事也

又 癸亥三月

屢見書深慰深慰吾所患無他只阻食頻泄老人危症無過於是任之而已　恩賜食物隨宜處之秋科以增廣議定然汝輩取得非余素願而汝輩懦廢放浪自取困苦若復如是因循則不如決意捨旃而專意於明農也

又 癸亥五月

自楓嶽即到德淵浮船溯江明或再明當至彼矣須修掃以待也今日此行汝言實有助矣可幸可幸

又癸亥七月

戀汝之心入秋尤切殆於生病卽見耑書極慰老懷吾久喫暑濕竟得氣瘧之症餘喘無幾苦待凉生庶幾得甦耳楊根祭需略備以送秋夕添以數昧前一日送人事分付於汝妻可也若於其日則諸金必先行之矣時事可歎然汝絶勿挂口吻也吾則日夕凜凜若隕淵谷也

又甲子十二月

目今症候輕重如何勿爲慰藉計從實詳報也吾六日自興農入對卽出城門此用汝言也廣留以爲得宜也　上面留深至不能承副則又令勉留近郊此

則無辭可解姑爲此萬義計然歸心如水將不可止過也自東門送者皆辭于宮村唯九以同甫兩君平遂行同宿于陰川金君平爲誦彼之詩栗書無異仁弘之詆退極可寒心

又乙丑正月

萬義以後絕不相聞何堪煩鬱之心耶目今差劇如何艱得人以送須細報也聞四學發文通告八道而沃川報恩亦發文通告道內及兩南云沃人則以子愼事本有痛疾之心故其言多不中報恩則以爲拯也受家庭之訓云云若以其庭訓爲可取重者然可笑可笑

又 乙丑七月

汝父終不免就理雖知之已久而亦甚驚動也吾亦困於暑病長時委頓而由校書事急未曾暫時休歇今則垂訖矣檢閱若不檢閱於古人義理則處身誠難矣除非栗老見辱至於落髮之誣而極矣此時榮宦回顧乙亥則誠爲未安矣惟 聖恩難孤此爲悶迫矣文元老先生之誣亦不細而吾乃至今無言以朱子譏范祖禹不能卽辨伊川之語揆之則可謂羞媿欲死矣

又 丙寅八月

去汝稍遠心極缺然想汝亦然矣然吾行不久當復

矣數日來氣力如何日者吾親聞汝叱退春婢之妖說天若有知豈不福汝乎常以此存心可也餘祝平心理氣以抵和平

又 丙寅八月

昨夕子敬遞送汝書知有新症憂慮甚矣所謂齋室祟妖指何齋而言也亦未知其妖如何無乃惑於恐動之說耶大齋初成石生奔走來言去夜眚鬼達曉作祟奈何吾聽而不聞裹被往宿從此不復爲此言矣程子母夫人隨太中之官家人告曰有物揮扇夫人但曰熱耳自是不復有物故邵子曰鬼之畏人甚於人之畏鬼人積善多則陽氣多而鬼益畏之此皆

格言汝須服膺也

又 丙寅九月

數日來不復聞消息悶鬱無已未知加減如何汝所次詩篇正好致道云詩語如此其病不足憂復次以送欲報則報之如何汝詩末句望字未若隔字之安且憐與悵相妨未知如何

又 丁卯

吾雖不及庾叔褒獨不及於 本朝諸大臣乎壬辰以前則避染痘者必避於政丞墻外云矣且聖人思念陳蔡相從之門人此奴於乙卯後六年之間不畏瘴毒而相隨服勤豈不異於他餘奴僕乎雖臨問亦

可況越野而問之乎

又 丁卯七月

逐日見書無異在滕也最京耗隕心矣畏齋狼須此極恨不早歸也其姑勿請謚之意極是極是有便可以此先報也

又 兼示孫女 丁卯七月

聘報煩煎何極心神飛越恨不得縮地術也左台若或因循則必復爲時輩笑侮可慮宋朝名臣有不可使去就猛而有迹之語此則無痕迹時義理也昔宋帝有言如某雖逐之使去亦不去錢若水聞之曰臣下無能去者故見侮至此卽卽決去所謂急流勇退

者卽此事也今日左相不去則安知　聖上不爲宋帝言也崔女壁立語欲以是爲潤筆資耶好笑

又　戊辰四月

今年忌日異於常年倍切罔極差晩欲與二弟東行更不得相見而去十步九回眞歇後語也汝之家釀絶佳將佩向山裏對巖花傾倒耳餘冀善保

寄從孫圭錫　癸丑十月

汝書自京周繞而來見之雖晩而喜慰則深矣吾歸則大病悶悶苦悶苦汝須讀書謹身勿墜家聲也作官人子弟例誤平生吾爲汝甚懼焉

又　己未九月

書意備悉康也使兄難兄可謂善矣然曷若使康亦
難弟也當仁不讓於師況於弟乎悠悠不濟事晦翁
亟言之豈是欺我之說耶

又 兼示 康孫 甲子正月

數日來別無可虞否念不能已貿參其已着實經營
否參非可求者諺云求參是求鋌也雖砥台決不可
再開口也

又 兼示 宗孫 己巳四月二十一日

比來侍奉均安否吾命在朝夕與汝等不復相見矣
須帥書飭行勿墜先訓是所望也所欲言者不能一
一

宗錫訣書 己巳六月五日

汝是吾先府君嫡統也吾視之異於他兒汝亦豈不自知汝身之爲重也須讀書修行勿墜家聲千萬至祝至祝祭祀一從家禮如有窒碍處參以擊蒙要訣可矣

示曾孫一源 己未二月

見書雖知好在而不知讀何書作何工夫此爲可歎耳讀書之暇習字作文亦不可已也此中仍昔爾

又 己未九月

得書爲慰但見汝詩文則懶症不可諱矣三梅堂詩序所引臥龍事不翅如秦越之不相干若用於五柳

亭則幾矣大抵人家子弟不入於儒學而入於科業已爲低下而其爲科業又若是鹵莽則不如學稼學圃之爲愈也汝其念哉

又 己未十月

書到如見面也學業日廢廢之者誰悶之者誰然知其廢而又能悶是將不廢而悶變爲悅之消息也側耳而佇聞之也所得新叔須尊敬之一以小學中晁家法爲法至佳

又 壬戌四月

見書知壁疸平順極用喜幸但汝辭意悲苦安得不然然長時如此則亦非所以慰父心也吾於今朝醮

遣汝父亦不覺掩泣汝母之賢何處得來明間須遣溫婢問候繼母可也

又壬戌四月

續見書爲慰只悲痛之語往而益切此安得不然然前此則可而從今以後則絕不復言以慰父心及新母之意可也道理斷然如此矣明日須早遣溫婢而以長簡着空緘以送則書辭當代爲之也

又壬戌九月

相離未久戀思已深見此片牘慰如之何吾昨已封疏勢將待　批於此矣汝須勤督日課毋或放過而勇兒亦須逐日數責至佳至佳○汝母處頻作書亦

請於汝父以些少物獻之爲可

又 癸亥十月

見在何處得無恙否並汝妻相念不已也汝之夫妻久居衙中於法有碍須思安安能遷之訓至佳此外只冀不住看書也

又

汝妻今日果來耶雖新行僭衣服切勿近身可也

又 丙寅十一月

除冗汝須亟來珠衙率汝妻亟來于此以安我心也豈有 君父命令慢忽如此之理耶極可皇悚方此席藁待罪耳

又 丙寅十二月

汝母之疾今如何如又沉綿不能發行則汝須亟歸率汝妻以來可也　上教嚴重而臣子慢不動念可乎小學曰爾曹當悶我勿使增罪戾實先獲語也

又 丁卯七月

書來知無疾喜甚但汝之夫妻久留於彼實爲犯禁吾心甚不安矣晦妻崔孫亦然吾猥爲　主上所尊信而乃如此其爲皇恐罪訟如何如何汝須體此意勿復遲留至可至可聞閔正字內子其勗驪陽使勿久於淸安而不能卽歸歸則不見以示怒意云矣

又 丁卯七月

戀中見書書無一病字其喜可言此中喪亡相繼至於李德淵之逝尤切傷慘益有朝露之歎也汝之眷還何可緩也記有安安能遷之訓朱子有小人溺其所處之安之戒又有君子於其所不當處不敢須臾處之語此皆所當服膺者也况　上教極其丁寧其敢違乎既歸而後以覲行復往斯可矣錦衙屢以此飭勵而無變計然則犯禁之罪我家最多矣曷勝皇恐

又　戊辰八月

汝妻尚無事否就言今茲牽去鬣者乃　恩賜也埋沒於庚癸心有所不安欲令子孫貨數頃田土於丘

壠之傍以永沐浴之意今以賜汝汝須諒此意而受焉可也又念汝謀拙須稟於主人翁則必有指揮矣如有便宜處則不必墓下圖於近京地尤好矣

又 戊辰八月

見書知汝生男老父喜慶何可勝言汝以未知爲父之道爲憂世間知此者不易見也且能此憂者已是能去此憂之藥是尤可喜也汝季父已至不可爲之境只有嚥煎涕咽而已渠偶然思喫銀口而無路可得須懇於主人翁得於高山溪水照水以送如何如何得此未必能喫喫此未必有益而只不忍違其所思耳汝須亟歸侍疾也○玄駿玄孫之玄也昔魯君賜孔子以鯉而伯

魚生故榮君之恩名之以鯉今余以　聖上下賜駿骨給汝而汝生此子今以駿名者亦所以榮　聖上恩也又爾雅駿大也

又示諸曾　己巳二月

患難至此夫復何言汝等勿以此爲戒而怠於爲學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則吾雖死而可以瞑目矣吾每以一源爲賢者課諸弟不倦此實仁心也須終始如一俾免於牛馬之類則吾家之幸孰大焉且今日可憐無如周教汝等須視如兄弟有無相資過失相規可也所欲言者不能一一

又　己巳三月

汝等皆得無恙否戀思不可言吾姑保性命然其能

久乎汝等須杜門讀書兄弟相勉勿復有幼志惇行孝友立志遠大毋以我爲戒也吾以尊周統主朱道仇怨滋世以至於此雖九死而不悔也汝等不可不知此也

又己巳四月

吾今恭竢　命至至則死矣與汝等不得面訣是可恨耳汝等須讀書明理省身守義以慰泉下之望也萬一事機或緩册紙百卷及事文類聚攷事撮要因便入送之

又己巳五月

吾與汝等不得相見而死恨不可勝言汝等須相勉

讀書修行以副泉下之望

示曾孫漢源 丙寅五月

自汝兄弟之去日有戀思幾於滌滋甚矣老氐之深也月內再見汝書稍慰此心此間事只得仍昔暑潦如此汝之來歸未易未前須惜光陰言行點檢尤不敢須臾忘也千萬至祝至祝

又 戊辰三月

見汝書知好在喜幸深矣此中只得仍昔時事天實爲之豈容人力耶某相爲李樛咆哮於光城苧台時事至今思之令人身青今日事何足恠哉然汝須杜門讀書勿與人說時事至可至可

又 戊辰七月

今朝得見汝書矣此時汝不須與人往來極守白圭之戒勿貽我憂也汝祖汝叔此時俱作閑人不勝喜幸而人或不知我意多有來唁者可笑

又 戊辰七月

無恙否此間以汝叔季父病劇熸煎度日耳今去疏本汝具巾服親呈於政院若難則卽付承碩或樞府錄事進呈皆可也

又 戊辰八月

戀汝之心甚苦今汝父津遣人馬相見之日不遠而邇矣牛溪云云鄉里亦甚洶洶彼若上疏則此可以

細陳前後委折以明先師之意則彼之疑怒亦或解矣彼之僞造言語文字以售其奸自其家法羅作檜相書尹作敗昏書皆卽敗露而今又不懲生此奸計可哀而不可惡也晦翁臨沒以直之一字付門人以爲傳授要訣蓋承論語人之生也直孟子以直養之訓也今彼泝別於驪故一反於晦翁之道此無足怪也然吾之慘禍指日可待只得安而受之耳

又己巳二月

死者思晦生則戀汝此實難堪而風濤如履平地矣此外則惟望汝勤於讀書敬其威儀勿復有幼志可也溪上書室須極看護毋令漏汚散失也如聞有順

便入來課書仍爲收骨計可也

又 己巳二月

昨於懷便付書早晚當見矣吾宿於參禮今向金溝而日寒此極雖金吾郎無促追之意而濡滯則未安矣勢將冒風作行而顚仆道路矣莫非命也此亦豈尼尹之所爲耶汝須謹言飭行勿接閑人又勿爲閑出入

示曾孫有源 丙寅十一月

戀思之深時入於夢寐汝等豈能盡知哉卽見汝書知好在可喜可喜率汝妻入京以幹母盡是我日夜所望也其無魔戲否麟衙雖或不肯不可不懇請而

期於得請也老懷以此日夕耿耿也積也所學幾許屈指年歲則不爲不多矣須勿浪游愛惜光陰至可至可

又丁卯二月

見汝書知眷聚京裏甚慰所望第以食道爲念也汝須勤讀經史勿爲襟裾之馬牛至祝至祝亦與漢源相勗也

又丁卯四月

見汝等書知皆無恙慰喜無已若聞劬書則尤可喜也近事須勿驚怕也爲春秋爲朱子而遭此所謂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者何辱之有

又 丁卯六月

見書知安慰不可言此中吾病不足憂而汝叔危苦煩煎何極汝須讀書不輟以副此老夫之心至佳至佳適閱宋史得見朱子說心極敬服故録示此等異聞汝須勿忘也

又 丁卯

渾家俱安否新兒亦得無恙則何幸何幸汝與積也能不浪遊否日月甚可惜也汝子欲名以玄長

又 戊辰三月

既無飢渴之惱又無閑雜之撓課書之功可以專矣方爲汝喜幸矣今見來書知無疾恙尤以爲慰山花

溪柳總爲詩料時可吟示也吾只得仍昔耳

又 戊辰三月

書與詩甚慰戀懷吾只得仍昔矣汝詩頗好須勉進勿怠也然須用力於經書可也混也亦可喜也

又 戊辰五月

書與所作三篇呼燈見之所作時有好句矣昔吾時時遇境吟咏矣時事至此真圖隱先生所謂也沒意思也三篇從後考選爲計方與諸少披賞武衷圖慨然身系鞿域無由一訪晦父遺躅也汝詩適至爲步原韻

又 戊辰六月

書與詩並至令人開眼也大抵今來二作大勝前作矣今作使汝季父考選則有罰無賞可謂酷吏也餘冀益加勤勉

又 戊辰六月

戀中書至甚慰老懷絶句勝前天下之物不退則進矣可喜復有即事咏和選爲佳今日詖淫極盛至於朴姓以侮聖人言爲題試士其禍不下於洪水之害矣然其源始於賊鐲而尼尹黨助之致也然今日攻破尼尹難於龍門之鑿矣曷勝憂歎汝須與韓君和選也

示曾孫曾萬 庚申閏八月

汝之心畫見之甚喜須常習忠孝字一墨逸去

又

汝父墳土未乾而吾有此行矣蓋邪說橫流幾於塞路禮義箕邦將入於夷狄禽獸矣吾不量其力妄爲辭闢之計以致仇敵滋世而賊鐫餘孽乘機逞志今事蓋已晚矣汝父於去冬疾革時從容謂余曰祖只爲世道計而不爲身謀獨不思明哲保身之道乎余曰今世是何世乎以節義則由權順長金益兼以至於三學士而俱見排斥以道學則由栗谷以至於朱子又敢以上及於孔聖而次第受侮賊鐫謂孔子不足諱而遂勿金萬重朴泰遜以莊周侵侮孔子說爲頭試士吾豈不知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

乎然而世無如孟朱者任其拒熄之責則何忍袖手傍觀而已乎若使斯道由我而一毫不泯則退之所謂滅死萬萬無恨者也汝父洒然而答曰信然矣吾儕子孫與有光矣嗚呼汝父今其死矣誰復有信及者乎吾則九死而無悔也惟拯也不以直報怨誣蠛之言上及於先府君是則窮天至痛也然府君之節如青天如白日又有 聖祖明訓其何傷於府君乎此事汝不可不知也汝父未及改汝乳名今名汝以婺源婺源是朱子鄉關也清陰先生嘗贈余詩曰婺源追正脉此先正之勉人以道之深意也夫道學二字自士禍以來爲世所諱而惟汝外家自澤堂先生

以來乃能公誦而其爲論說一生於大全語類汝須以此爲淵源毋或遷惑於異言則庶不負吾今日命名之意矣噫汝年已十三矣汝不念汝父疾甚時猶行楯楚而課汝乎汝須從汝外大父及兩舅氏逐日課讀毋或斯須放過一以勿孤汝亡父之志爲心也所欲言者不止此而行役之餘憊甚不一已已二月十五日曉曾祖父呼燭作此

示婺 源曾萬冠名 己巳四月

畏齋大爺凶音忽至驚慟之極不知所言斯文邦國之不幸固不暇說而汝母子更無慈覆教育私心愍迫曷可勝說前月十六夢說說詳之汝毋書中矣

汝父精爽不昧尋我於重溟之外告我以不能忘汝二兒此實真情汝聞此說何以爲心惟冀勤學守以慰九原之魂千萬泣祝千萬泣祝吾喪到水原汝須奉汝母來會也最可憂念汝母重哀之中支保極難汝須頻進粥飲俾免傷生可也此則想不待吾言之勤矣所欲言者不能一一

又 己巳 四月

比來汝母支保否汝與坤亨亦如何何嘗一刻忘耶吾朝夕　命至則死矣死則可與汝父相從矣所望於汝者勉進粥飲於汝母母子相與爲命此外則課學不怠毋孤汝父地下之魂也

又己巳五月十四日

吾死矣將見汝父於地下矣汝須體吾意及汝父之心刱書敬身勿爲君子之棄至祝至祝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五

書

與再從姪慶伯 基善 辛卯二月

痛哭痛哭曾聞叔主疾勢危劇只以不得往侍湯藥爲恨豈料竟至於此耶痛哭痛哭諸父諸兄皆早世獨惟叔主是仰以爲移孝之地今焉已矣摧慟之懷尤不能任而亦慟命途之窮也且念叔母主臨年在疚何可堪支尤不敢少時忘也哀亦罹毒以來氣力支保否泰姪叔主所鍾愛亦何以爲懷耶病伏深僻且拘形迹不能趨時趨哭痛割之心益不能耐未知葬地以何爲定或有治命否凡事莫得聞知尤用悶

贐適缺便忙草臨書痛悼不知所言

又 辛卯二月

曾以一札略道悲慟之懷想已傳達否未知叔母氣候如何襄奉之事將如何哀候亦得支勝否憂念之心日夕懸懸聞幸洲是叔主遺命云何可以地家說遷就耶禮與其易寧戚須判去世俗浮文勿太遲延及期奉窆爲宜也尹承宣近在幾甸凡有所疑稟知而行如何吾病日益深與死爲鄰無計奔哭平生之恨死何可忘餘祝襄事順成强餐自愛

又 辛卯十月

泰姪來亦已月餘爾後侍奉外哀況如何戀傃不能

已吾與此姪來棲山堂倘得相守過冬庶有所益哀須念此詮愉庭闈勿爲捨義之舉置之相忘之域如何吾家可望者唯此姪而已若復數年失學永無可冀矣更須諒之如何如何

又 乙未十二月

寒沍侍外諸況如何戀戀常懸此中視息苟存尚何復言泰兒事從前常欲進達於叔母主前而上去非便創巨之後則爲身私計越俳論之不可故只銜於心今則非唯朋友責以遲緩於一己之私不勝切切故因諸友發端之時冒稟於叔母主前及尊堂前然此事專在於君須從傍善達期於速成如何事至於

此而豈嘗見中已者乎等是見許毋寧順易毋使凶憂之人復入是非叢中則豈非所以繼述先兄主同氣視我之意乎千萬見諒曲折都在叔毋主了簡中故不復云云須與誠伯仔細商量幸幸

答再從孫元錫光錫 丁酉正月

新正見書深喜此中疾病沉綿恐朝夕溘然也大哥迎婦有期已有承宗保族之責須勗敬教初以基無疆之慶千萬至祝亦有所憂者人家子弟少嘗從事於學及乎授室便成拋棄今日不能無過慮之意也筆墨各一送去以爲行中之用可也力疾草作

又乙卯六月

千餘里潦熱幸免道斃豈非先懿慈覆耶棘城寥寥雖不見人却對卷中人聊可度日耳惟是崔柳死生無路相聞雖其得失相反俱可矜慘餘冀勉於爲善不墜先德也

又 丙辰

叅奉又逝家禍之慘胡乃至此痛哭痛哭此間事不須言惟此子遠地奔喪甚念甚念喪家凡百雖皆此子之責而渠亦客也其商量助掖亦豈望於他人耶從此彼中祀事益不易矣曾與家弟有所商量矣已聞之否今後則善長難辭百責之萃須渴誠心勿墜先懿也

又 丙辰十月

意外見書深慰深慰昨日奄過愴念問姪不勝涕零信後侍奉如何此添以寒縮之症將不知如何耳所示院事此何足惟惟　聖母宜閉之說爲臣子者所不忍聞是將欲取長陵一抔土矣柰何柰何狗裔肆凶益甚而受其凶者榮已甚矣下來之示雖甚翹企而豈是易事惟杜門看書是冀耳同春引日須相率徃會無或落莫至可至可

又 丙辰十一月

阿舜昨來謂有中路之約而先來凝佇甚切茲見伻書極用驚念第凡齒牙腫則痛定腫潰則差例也今

既如此將更沒事矣只吹轍以後相見未易此爲可恨惟冀愼其行李毋貽慈念也此遇寒以來寢食益不寧自覺難久於世也命也何恨柳祖墓事極是奇特豈君誠孝所感耶歲祭之禮誠不可已而不置田則不可久遂須買墓下小許付之諸權中祭祀不多之家或村人之信實者而約定其器數如何若其崩壞則來春加土正不可緩也所欲言者適冗不一

又丁巳二月

歲後不相聞大都依舊否甚戀甚戀此疾病漸深更無可言記昔野隱府君念朴姑母臨年而未有歲月制通議於諸親以爲此母小田在沙峴墓下吾儕買

爲祭田則此母亦將以其價爲歲月之制於事兩宜矣遂出文收價以送于楊州姑母喜而答書曰非汝之賢何以與此此丙子九月事也未及請券而遭離大變此母亦隨以就世在朴姪之道則追以成券可矣而乃反賣其田事甚無謂其時諸親質以前事實狀而不許則誠姪處買之曰此田若爲他人所買則無可奈何故吾姑買之以俟事雖未安而其心則好矣然渠與吾儕兩皆因循久無所處矣頃年吾以退溪責族人事以喻之渠便以其田歸之祭田事理之順無過於此矣吾謂其時祭田有司須即償其價云則報云償之而不肯受云吾未知有何曲折而然耶

未及聞知而渠便奄忽在今之道當以本價追給其妻孥以救貧乏而因使成券永爲祭田則此實默隱府君當日之心而於程子明契券之訓亦無所違矣須急施行無或遷就可也所置祭田亟須等其膏瘠分定於三位而立約聞官一如家禮之制爲宜聞城主罷歸如得不可言之人則此事亦難矣呈諸兼官可矣吾朝夕難恃故逮此未滅而言之耳

又丁巳十二月

得見永同書深慰深慰親事已有歸宿亦幸也凡百務從省約其人如可教則只語以富貴易得名節難保等格言可也吾只如昔而才聞耽羅之議不已衝

海遠遊不是惡事只丘壠益遙是爲愴然凡干修護等事須盡心力也

又 戊午三月

痔症比劇擁衾頽臥忽見前月十四書甚慰戀思第知所患不輕憂念無已然豈是風腫重候惟平心易氣以觀其如何也李家親事不幸至此惟當堅守禮義勿爲利害之說所動斯可矣曾子問稱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云云今既有吉日則納幣與否非所問也納幣之後於吉日俗禮之末失也李生之有去無歸極令人中心漾漾也

又 兼示午岩 戊午五月 諸後孫

得見善長申之望日書知彼中姑安慰喜無已此時所望豈逾於是吾自閏初食飲失味輾轉層加幾乎絶食如此而能久於世乎死不足惜而惟無聞是可恨耳別告善長西阜府君兄弟日記及圭菴祖父詩什之不入於三賢珠玉者久欲裒集編摩且適京裏名宰有欲附刋於乙巳録者須合村中寫手一時録送如何空白一編送去亟圖之也

又上同 戊午

誰非戀中人而斗山尤不能忘今皆得書一一平安字也此喜不可言此間與兒輩相守姑保無死然傳聞甚洶未知將如何也前告日記實圭菴先生手筆

而並載西阜府君動缺者也此書必在寶藏中幸更搜撿也問家所藏亦更細閱期於必得如何如何盖李三陟擇之於圭菴先生至誠尊慕極欲收録遺事入刊傳布其意可尚而自愧吾等之不肖也擇之昨又以書促之幸須勿緩雖不能專人以示付之蘇堤斯可矣仲潤韻語讀來神醒非無和送之意而意思搜索不起甚矣衰也

又戊午八月

家禍未殄權女又忽喪逝昨聞其訃心腸如割始知朱先生不如無生者眞非虛語也念其平生及近歲寃痛之意尤有所不忍言者矣然悲不幾時矣此可

以自慰耳日記前書更報矣其已得見耶須從速覓送如何曾見故閔尚書家有先生手題僧軸詩一首曾語明姪使就往求之如其不許則摸取以來矣未知施行否須從夏孫搜撿以出幸甚如無則須就懷鄉見閔周鏡求見爲宜其詩末着楮山樵老印章而後人追書先生姓名矣其筆迹勁健亦可玩矣昨得李三陟書促之甚懇速圖之望也夏書見之極慰所望無所愛惜而爲所當爲豈非賢孝君子之事耶此實習靜府君之家法也可敬可愛既已埋主之後則當迎諡於墓所而仍爲焚黃然則迎諡焚黃合爲一事餘悲擬口占只此

又 兼示午 岩 戊午
諸從孫

今見諸君慰書一倍酸噎此自恨久生於世自貽苦惱耳圭菴先生日記間附西阜府君詩文曾見於永同心甚敬愛竊欲録作一册而因循不果以至於此此則不肖之罪罪悚何極

又 上同 戊午十一月

昨者茂行答付善長別紙盖聞欲速語也一陽已復僉況如何此間悲苦之狀不須言知不善所積理宜如此奈何奈何圭菴先生後承陵替未及迎謚遽爾祧埋愴涕之懷不可名言今日所望只夏也樹立追行闕典於墓道則真可謂善繼善述矣然不能讀書

則恐無其日也

又上同　戊午十二月

歲序遒盡戀切松楸忽得諸書尤切感愴問女諺書益令人滋睫也此間事夏也想能言之矣中外騷屑如許前頭事有不可知者碣役計將如何事忌遷就正爲此也善詩愛玩無斁申災驚歎不已除是恒窘可愍然只以不忘溝壑四字貼在額上則善之逼唐不足羨申之及魚不須恨胸中自坦然也

又己未

璽君來傳問札仍知諸況如宜慰喜不可言嘗藥之憂喜今向已想一向安善矣此間只是去年消息耳

問家祀事備悉曲折矣大抵雖是應行之人而若至室中懸磬則誠是不易若一倒敦勉則易至廢闕此亦不可不思也黑巖龍尾兩間水無走處心甚悶迫已與長城相議俾於寒食爲之修改須預爲料理也墨君於善長稱許不少毋使實不副名則尤善矣然因此而有逃名之意則尤非所望也

又 己未二月

承訃痛哭不知所言此不但宗事之重壺彝之可法者從此而亦不可復見矣安得不誠心傷慟也此外則以孝傷孝之憂實切於心而未嘗暫釋也凡可商量者切冀勿拘常例相與反復也舊愴今哀臨紙哽

咽不能盡所懷

又壬戌四月

纔作書未達矣新行不無前却之端一番見此老物亦不爲虛行矣卽聞竹窓丈有加贈之　命云若於從氏獨不及焉則極是悋事須於大全檢得陳宗之序而有爲之所似宜矣恐未及聞知故爲及之

又癸亥八月

近況如何相念何能一刻忘也節迫授衣爲諸兒尤憐也吾比約致道智叔諸人十七八會華陽奉　聖旨校大全劉疑君若抜來可因此通讀大全此非小事而第恐抜出之未易也

尹事勿言千萬至祝至祝自聞有崔疏心驚魂悸罔知攸處盖聞過而喜是爲己之實事既曰喜之而一家之人或乃怒之則是我乃僞喜也是真所謂機關權術也須諒此道理非惟勿言勿復措諸意間至可至可精神昏短不復他及

又甲子

因遞得書殊慰戀思瑞山蒙　恩可謂罔極然以私計言之則不如放還田里之爲愈也以官爲家豈吾家之先懿哉鰥居飢餓常已念之然延平常教晦翁夫子以爲若思故人至難堪者自此則可以得力須

以此語常粘在額上也厄役通文主意有在於彼何憾何愧

又丙寅

書來略知新歲之況殊慰戀思親事皆不利則將如之何雖不稱意毋寧不爲失時之爲愈耶最是宗事日敗祭祀亦將廢闕其爲切迫如何如何然亦末如之何也此病日益深極知難久於世也然八十歲來自先世未有焉亦自疑懼也

又丁卯十月

來書備悉昏具凡百直須隨其有無貧而厚葬既云非理況婚姻乎尹孫婚日亦不遠矣再昨嘉林爲遣

其表叔來且有其慈諺書事將不諧矣蓋當初俞君
面問於拯答以少無所妨既而誘怵百端使之向背
而不聽則遂生敗婚之計僞作諺書以動俞家彼則
宜然惜乎我叔父後裔與其姦事也所示諺益甚者
此亦聞之第視越海招寇指日犯闕云者則亦太緩
矣有何所關係耶且當時亦知將有此謗然朱子以
其外孫黃榦爲孫婿且當言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
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却又親曾與宋齊世爲婚其間
皆有舅姑之子者夫豈不義而朱子言之況今尹與
俞又無舅姑之可論者耶只是諸尹誦法驪兒謂朱
子不足法故謗我如此謗而不動則遂生姦計此與

羅良佐僞造吾書以構於文谷一般巧謀此後不知有何禍端可怕可怕○山陵獻議時已知有謗矣然朱子嘗論山陵曰鄉隣親舊之間以此等大事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不盡情告之則人以爲不忠不信況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無言哉今之謗我者是謗朱子也是亦驪凶之徒也且吾所獻以爲明知聖體不安則不可不遷然驚動擬災亦有朱子說是不可不愼云吾旣昧於地術何敢有決定之言乎

與族孫彝錫 壬寅四月

家禍未已金姑母禮山從兄數旬之間相繼淪喪痛哭何極何故祖先不能慈覆於冥冥耶日月流邁子

婦祥日已過爾家兩忌又迫悲悼之懷如何可言身在遠地不得更申一慟痛恨而已兒子歸來見爾委書殊慰此心相見未易只望早晚看書正倫輩亦課讀不怠如何爾之責任非輕勿謂年少以俟他日也

又 戊申五月

戀中見書如對慰甚此與洪也日夕相守老懷殊有賴也只職名久未遞以是爲悶耳洪也之名每嫌其疑於姓今易以彦未知如何渠能捨燕爾來同苦淡若今夏不歸或有所得矣吾家後輩中惟此兒性頗緊却可望耳爾家遷葬及杏洲墓表諸墓誌石皆不可緩者須留意毋忘也老人多思此等說話幸勿以

爲惟可也二扇送去只此

又 兼示彦倫 癸丑五月
叙諸哥

老去情懷何日不相思也舉炎此酷諸況如何美哥
尤不能忘也所謂伊人終無遽改之端耶三哥眷集
後亦如何每念叙也友愛純篤甚喜從氏之有後也
然人生萬事無不有矣須勿忘箴規卒保家族如何
吾只是朝夕人他何足言五箑封去一糖略助美之
病口也

又 乙卯八月

岐路之別至今有餘懷即於石室便得見前月廿九
書甚慰戀思今事加之又加將至於無不至此自古

渠輩之本色何足怪耶且念今日　慈聖亦不能自安主上不忍聞之教則如螻蟻之賤臣何必言哉來見之示終踐則幸甚而道遠何可必也只希加愛

又　辛酉正月

續得書慰甚區區赤心一以　聖祖志事陳於　神孫則退死丘壑無有所憾故訖茲遲滯矣昨蒙　密諭不勝欣聳見治一劄擬竭未盡之蘊倘荷採施則可以歸報　聖祖矣此外更無所願也然世人豈不疑怪耶

與族孫彦錫　乙巳六月

相念深矣即見汝書甚慰此心也此間依昨耳汝在

彼不能勤於讀書則不如來與疇輩同做矣須自量爲之也聞龍兒言汝在黃時所爲多有可駭者自媿吾不能以身爲教使汝輩如此耳然汝須自今痛革舊習可也

又

戀中得安信可喜六七日前汝伯自馬巖來三日而還歸蓋其所言無非念汝之言恐怠於學而終無所成也其外則汝之親事無指定處以是爲悶耳有客來言汝之傍側有樂器云信否此非但害於學業誤其平生實基於此矣戒之戒之

答族孫三錫　丙辰十一月

曾以一書付石室便仍伴以小物矣得見十月十八日書無見領語豈或浮沉耶即日侍奉如何見讀何書日月可惜須勿放過也古人立言垂後豈爲後人場屋用曾見一後生書則以爲一番人家子弟今皆放浪度日此甚可憂者一陽已復惟冀珍愛

又丁巳九月

曾聞君喪兒即以慰書入禮矣即於弼卿行見書知侍奉之安慰喜不可言此中事不欲每煩紙墨惟頭粘頸上爲日夕景象耳七篇問目可見君之頓進極令人開心豁眼也幸毋變於俗習沈潛反復益以深造自得爲期則必有左右逢源之時矣但今日有二

弊一則爲人而不爲己也一則恥於異俗而自廢也惟無此二者則幾矣所答問目殊草草如有未盡善須一一回示幸甚

又 己未十二月

此間事何足問只嘿會可也唯彼中安未無由得聞極用欝欝彦之差劇最欲知者相守看書飭躬謹言勿墜先懿是日夜所望者杏塋之刻坡墓之遷其有意耶懷之心病惟敬而存之則可勿藥而愈矣

又 壬戌正月

客歲書見之喜慰第說病猶不已是用憂念耳吾於去冬力疾妄動幾死於道路尚今彌留專廢寢食極

知不久視也叔父文字更無商量處否惟是杏洲兆域尚無表此處叢冢間幾何而不有難辨之患耶每逢叔祖父位下言之痛切而聽之悠悠君須倡議爲之如何愚言不再矣

答再從孫命錫 甲子七月

日者之來病未說話今茲見書殊慰殊慰此只如昨耳唯歲儉至此生理微矣將如之何杜門忍飢不爲非義則庶不墜先懿惟是之望